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襄奏疏卷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

文襄奏疏卷八

河道總督靳輔撰

治河題藁

恭謝復任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年被劾之時自分萬無生理荷蒙我

皇上排衆論而保臣軀

幸江南而還臣職今者又蒙我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復任總河
聖恩至此臣即粉身碎骨亦不足仰酬萬一雖赴湯蹈
火臣亦何辭臣祇恐衰病殘年有辜
皇上使過之澤而愚戇招尤萬一仍觸禍機豈不更負
我
皇上終始保全之恩此臣所以敢哀辭於
聖聽也復蒙我

皇上命臣可報効幾年則報効幾年又復
賞臣披領弓箭撒袋臣承
恩之下心之所感口不能言叩首
午門但惟淚落伏念臣十年河上雖切報
主之誠曾無治河之識全賴我
皇上力闢浮議又復不惜帑金由是臣得遵奉
方畧畢力河干而以臣為阻壞河務者不一而足又賴
我

皇上屢加救護臣然後獲有今日之生得承今日復任
之
命是
皇上之熟嫻於河者踰於日月之明
皇上之加恩於臣者且出臣於天地之外矣
天恩似海臣報難窮臣惟有益切實心任事之誠以少
盡犬馬荅
主之意臣謹百叩跪

謝以
聞伏乞
睿鑒施行
運米未盡疏
題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荷蒙
皇上優旨復任總河犬馬殘年方以隕職是懼乃復蒙
皇上令臣從黄河運漕糧二十萬石至山西蒲州等處

備貯吏蒙

上諭黃河上運危險艱難米船倘有疎失免其議處則

靳輔亦得盡心効力伏念臣向者奉職無狀幸賴

我

皇上格外保全得以至今今蒙我

皇上委任至此設臣有疎失臣受重處臣亦甘心而

皇上但期即日運到有濟於百姓遂復

天恩寛大示臣於鼓勵臣敢不竭此衰朽益圖勉奮以

稍答
皇上天地之心也更蒙
上諭凡事以身自任心切為主事無有不成且先經黒
龍江駐防兵丁運送米石衆議以為初創地方不便
行惟朕獨斷而行今兵已駐運道已開邊境多有裨
益此乃實據仰見我
皇上廟謨獨運識絶古今所以我
皇上事無不舉舉必有成不但

功德巍峩籠罩百代即此

嘉言懿訓實足垂敎無窮臣雖不才亦願書紳至臣於

十五日到任江北糧船多已過濟葢自清河仲家

莊閘入運北上已行有七百餘里矣若復驅而南

還從支河口再入黃河亦有五百餘里路途往返

反費時日而南來糧船兩相交錯必致壅塞兩相

躭悞況查江北糧船半多滿號黃河行運必須船

隻堅固器具周備方免疎虞若一幫之中復加挑

選則挑賸之船仍當北運運弁亦難兩顧臣已移咨漕臣即於江以南糧船中擇其輕便之幫於清河縣一帶截留令其西運似為直捷查江以南糧船多帶有剝船黃河開封以上水勢散漫多有淺澁必得一船兩剝亦并移咨漕臣即於別幫糧船中帶有剝船者借其協濟稍給津貼庶黃河水淺之處可以不致悞運惟是黃河行運水深旣須提溜水淺又須揹輓必得多加夫役然後可以速達

臣仰體

皇上救民之意自宜送運早到蒲州如江南山東地方需用夫役臣亦移咨江南山東各督撫臣酌行河南山西地方需用夫役即遵

旨與河南山西撫臣酌行亦量給其口食則運送可以速到而夫役亦不苦累矣至臣桃汛在邇暫赴清江浦料理此運送之事經臣酌量遴委淮徐道劉暟代供指臂俟臣防險諸事一完即單騎前赴河

南一帶躬親督率總之此運送備貯之事皆我
皇上格外之曠典臣受
恩深重但期有便於運丁有濟於百姓以宣布
皇仁之浩大故不敢不實心實力妥酌改撥稍盡犬馬
之報謹將運送未盡事宜一一
題明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酌調河員疏贛榆等縣

題為酌調隣邑閒員專管中河堤工以固河防事切照
中河堤工綿亘三百餘里界歷宿桃清山安五縣
之中亟需專責官以資修防除武弁一項已經微
臣酌調均平見在另疏
題明外有所應設文官如或另為添設未免又有俸工
之費臣今再四籌維惟有就近將贛榆縣縣丞一
員裁去改為分管宿遷縣中河縣丞專管修防中
河堤工其所遺事務歸併贛榆縣知縣管理自無

貽悞再將盱眙縣分管山盱湖堤主簿一員裁去
改為分管桃源縣中河主簿專管修防中河管河
縣丞主簿外清河等三縣並無管糧之縣丞主簿
又加揚屬之如臯一縣鳳屬之五河等八縣廬屬
之廬江等五縣皆係一令一典並無縣丞主簿故
今贛榆沭陽誠可比例裁去改隸宿桃清山四縣
聽各該管河同知統轄以固河防者也抑臣更有
請者所有宿遷中河東萸等減水六壩臣於前任內

請以該縣典史看守今該縣旣巳調有縣丞專司修防

中河相應將此六壩一併責成停其典史看守可

也又山陽縣雲梯關外南堤工其所遺原管山盱

湖堤三十里應令歸併盱眙縣縣丞兼管修防亦

無貽悞至安東縣中河堤工巳經接任河臣王新命

題明將沭陽縣主簿帶管在案但以彼縣之官帶管此

縣之河將來必致諉誤且安東見有長樂司巡檢

一員儘可就近兼管無事他求應將該巡檢改為

該縣分管中河巡檢專管修防中河堤工即將沭陽縣主簿裁去改為分管清河山陽兩縣中河主簿專管修防中河堤工其所遺事務歸併沭陽縣知縣管理亦無貽悞蓋以贛沭兩縣地僻而小不必多設閒員即如淮屬除南岸堤工臣於前任內亦曾

請調大使一員專司分管修防今查大使係未入流職太卑微且無巡緝之責不足彈壓地方今臣擬將

本縣廟灣司巡檢調赴大套分管修防雲梯關外
南岸堤工仍將大套大使調赴廟灣管理巡檢事
務庶窵遠之堤工可收彈壓之效而於内地之官
守亦無曠廢之虞也理合一併聲明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恭報開運疏
題為恭報西運糧船起行日期事竊臣惟我

皇上念切秦地民瘼
諭將漕糧二十萬石
命臣運至蒲州以為備貯至計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委令運送臣益當固竭愚誠不畧
軍民必期速到庶足上慰
皇上加惠元元之至意臣昨到濟已將改撥江南糧船
情由并將剝船之津貼縴夫之口食一一
題明矣嗣臣來到清江寓署准漕臣董訥移到漕船臣

驗得內有江北之船必如江南糧船之堅固方足在黃河之內輓溜長行因隨覆咨漕臣重加攺撥江淮等衛船三百八十四隻共計糧二十萬石惟是僱夫之事若咨商江南督撫諸臣則往返之間多費日時且責之州縣又恐不肖官吏擾派累民而剝船一項臣與漕臣面相商酌漕臣以北運亦須剝船以濟淺阻若截借西行誠恐抵通有悞不若暫借他項錢糧給與各幫弁丁俟其自僱剝船

仍於應給行月之內分限三年扣還清項臣念西

運之事固屬緊要而早達

天庾更為重務若各幫弁丁自僱剝船則亦可并僱縴夫不但輓拽有資而且不致累民於是計其僱船募夫之費每船實需銀八十兩但照將來行月扣還之數目今只可借給六十兩矣每船尚缺銀二十兩内漕臣先已每船捐給銀六兩共銀二千餘兩臣今捐銀二千兩委運之淮徐道劉暟又淮揚

道劉殿邦各捐銀一千兩統而計之每船尚未足
八十兩之數如果不敷必須補湊之時俟臣前詣
河南再當斟酌惟是借給六十兩之項據查淮庫
錢糧無項可借適屯田收獲籽粒變價銀二萬餘
兩現貯淮安府庫臣因與漕臣會商借給漕臣酌
議三年之内自應扣項清還臣復宣布
皇仁各船弁丁無不踴躍而臣目前親勘緊要險工尚
宜料理此西運之事須得能員佐臣指臂代臣督

押先行臣前疏已將淮徐道劉𦟗上達
天聽矣隨據劉𦟗呈稱船多路曠人役繁雜必須多遴
幹員分頭協理方於運送不悞復詳候補知州馮
大奇候補知縣佟毓秀梁柱張道溥昔年押運屯
麥之効用守備劉景候推守備張彪等到臣臣見
其年力精壯足共驅策即委其分頭儹運協募夫
船以期漕船速到臣賦性愚昧料事不能周詳直
至臨事始能因時斟酌然又不敢迴護已往之言

致悮

國家之事故今日西運事務有與原

題相合者有與原

題未甚相合者總祈

皇上天地之大寛臣淺陋至於可以運至何處或需倉

房暫貯然後轉運其轉運之時或需車輛或需騾

頭以及口袋必需之具容臣將河工諸務料理就

緒即星程前往河南一帶再與豫晉撫臣另疏

題報外茲據淮徐道劉暟呈報西運糧船於本月初三
起行日期前來理合
題報恭慰
睿懐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恭報回空疏
題為恭報西運漕船頭次回空并前後剝運情形仰祈
睿鑒事該臣等看得奉

旨西運漕糧二十萬石原計截留太平等九帮船三百八十四隻前此由淮以溯於河而自歸德以上河道險阻情形較甚於徐州以下之黄河者艱難之狀莫可名言臣等與淮徐道劉暟等仰體
皇上賑濟秦民之聖心各矢竭蹶圖維以期無負
聖明委任至意於是集思廣益無不以為惟有多僱剝船盡將帮船剝輕自可利於疾儹而俾所剝之民船隨剝隨運亦可速於抵津此臣等之本志也已

於本年六月初六日

題明在案滿擬從此一刹再刹而三刹為率不過兩月便可報竣豈期六月初六日以後旋為伏水漲發長有五六尺不等夫黄河上自三門而下建瓴之勢如同奔馬伏水不過五六尺而隨路之急溜遄流奔騰澎湃晝夜如斯不特刹船無風一觸便溺即九帮原船當浩瀚無涯之際非擱淺而船傷即頂溜而舟損若夫原在平穩之所或方乘風急行

之時忽遇俗之所謂神水神澗頊刻漂沒者則又不在擱淺頂溜之內也節據押催委官以及沿途文武帮弁等員紛紛呈報臣等不禁寢食靡寧心膽俱裂然相機催儹設法救護以及鼓勵之事羽檄頻仍無有虛日無如限於人力之無可施終不能副臣等仰體

皇上期於速到之意臣等就事論勢從前伏汛由歸德以至開封漂沒損壞者既已若是其纍纍今自開

封以至滎澤尚有一百八十餘里險阻又甚於開
封以下之情形秋汛在邇若必令原船俱至滎澤
而後起盡回空將必帮船盡行破壞米多漂没而
後已也船糧兩重臣等固當速運以到孟津尤應
慎重以全
國帑敢不曲計兩全之善策耶隨與淮徐道劉瞪面商
確酌通查妥議去後今據該道身經目擊斟酌時
宜詳稱前後僱過大小剝船一千一百餘隻起剝

過漕米一十五萬一千二百石零其九帮原船自到滎澤四十一隻以及隨地傷損器具不全起空各船蔡茂春等共計二百一十餘隻皆令回空外尚存原運漕米歸併完固帮船停泊祥符境内候剝起運孟津者止四萬八千七百石零并從前漂没之帮船七隻剝船七隻等因詳報前來臣等覆核無異但據豫省經收委員開封府知府蘇佳嗣等日報至七月三十日止共計起運過七萬三千

七百餘石則尚有一半未到之剝船見在沿途秖以河道自滎澤以至孟津二百餘里急溜尤甚而且南岸壁立陡峻非常北岸則一片大灘沮洳陷溺以是並無縴路非東風則剝船不能寸進見在沿途以及歸併俟剝之米倘得東風時作不難月餘俱到第恐秋氣漸深西風日厲以致阻滯有難臆度也至從前漂没幇剝船糧臣等見在設法捐補俟於事竣疏内

題報并見在尚有歸併空船隨時遣發歸次修艌以濟
新運外理合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重堤預給夫食疏
題為遠方之民應募河工工停欠帑情實事確久蒙
聖明洞鑒部臣格於成例屢駮屢追仰籲
天恩始終特賜豁免以免再瀆

天聽事該臣等看得從前河工原無修治全河之事間有興舉無不勒之州縣派募里民在司事諸臣固得坐享安逸而凡所派之州縣用一費十民不勝其苦累矣恭遇我皇上神聖文武聰明睿智以河工關係國家大事力排廷議而出之乾斷不惜數百萬金獨任臣輔修治全河於時臣輔自

分智慮短淺不勝惶悚但具有愚忠敢不仰體

皇上愛民以治河而又可因河以累民耶且勸募之里

民老弱不齊緩急難恃用以濟小工而且不足似

臣輔奉

命兩河竝舉日需人夫十餘萬若循派募之舊章將必

半壁號呼矣然且不特民苦於累而大工亦將貽

悞無成臣輔於時幾經籌慮乃易派募而為僱募

定賞罰示勸懲遴委能員分頭四出廣

朝廷愛民德意多方鼓勵設法招徠十年之中始得大
工告成而民不擾惟是所募之夫遠近不一大率
皆江南淮徐廬鳳之屬山東東兗等府之屬河南
開歸等府之屬甚至有直隸之大名等處之人聞
風而來樂於趨事然皆各有父母妻子則安家有
費奔走道途則食宿有費力作器具則置辦有費
是每夫一名受僱之始即預給銀數兩不等以資
其諸費而後始得到工到工之後仍復按工支給

彼夫也者恃其筋力之强健奮其畚鍤截長補短
築成千百土方然後照
題定每方給銀若干之數扣除找給期於銀工相抵而
後已此臣輔十年中興舉大工募民應役預給錢
糧之原委也獨是重堤一工奉
旨興築臣輔亦期力圖早竣飛飭各監理責令分管各
員鼓舞義民照大工之例齎銀星往江北東豫等
處分頭催募每名預給數兩不等因而如期畢集

者一萬餘人正在按工支給興築甚力之時奉

旨停工各夫無不驚惶失業四散求食而去所有預給

數兩之處無憑扣追隨經接任河臣王新命查明

題請豁免部覆不准奉

旨這築堤用過預給等項錢糧著該督再行逐一明白

詳察具題到日再議具奏欽此是預給一項情實事

確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矣臣輔於時待罪在家恭讀

上諭早已額首為此數萬窮夫感
聖明浩蕩之恩之無涯涘也復經接任河臣王新命遵
旨逐一明白詳察疏稱當日監理等官領帑名募數萬
人夫皆係覔食窮民若不預給銀兩則此輩父母
妻子憑何贍養又豈能枵腹遠赴江南且工作之
器具棲止之棚蓆等項憑何措辦此夫之不得不
行預支官之不得不行預給乃從來興工之舊例
非自重堤之創始支給也後忽奉

旨停工數萬窮民夥聚淮城各員捐措解散之不暇遑

敢問其預給銀兩應請

皇恩一併准銷等因具

題部覆堅執一切工程俱係按工給發工價並無預給之例仍令在原經管各官追取報部等因在案今

臣等復查得從前報銷工程册内原無預給工價之名部駁自是有因但從前亦無半途停止之工凡有預給工完扣除是以在工有預給之實而册

報無預給之名惟重提一工忽然中止無憑扣除

遂有預給之名而

請豁免也部臣身不在河固不知其原委不得不有此

駁臣等既在事中若復因循部議將欲追之當日

預領之夫則早已烏驚獸散矣按籍而求能保無

株連滋蔓致悖

皇上愛養黎元之

聖心乎是追之原籍不可也將欲追之當日經給之員

則各員奉公募夫照例預給不能逆料其工之不終而早為之規避且閒散幺麼貧寒徹骨安能李代桃僵勢必仍責之各夫之原籍徒滋擾累是追之各員無益也臣等伏覩我

皇上溥博如天

賜蠲

賜賑之恩無歲不下霑

恩被

澤之感無人不然所當仰請
皇上垂念興工之際惟恐其夫之不來而預給在先停
工之後惟恐其去之不速而無憑扣追事既出於
意料之外勢乃處於無可如何之中
特沛天恩准予豁免則臣等亦且同此數萬貧民共邀
浩蕩之鴻慈矣除原任守備陳杰核減土方銀一百兩
零已於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内繳完河庫訖王大
成購交椿木細數另册送部查核外所有重堤案

內預給夫食銀兩始末情由臣等據實瀝陳貼黃

難盡伏祈

皇上俯將臣等看語特賜

睿鑒全完

敕部確議施行

弁員並有河工之責疏

題為弁員並有河工之責

請照文官

題補之例以收實效永保隄防事竊惟河上文武等官各有河工專責必須熟習諳練之員然後知水土之性盡防守之方而保河道於久安也欽惟我

皇上聖明天縱功德巍峩其於河道機宜實見他人所不能見言他人所不能言又蒙

俞旨

特准管河文官坐名

題補憶臣遵行之後收其指臂之效者亦復不少惟是

武員尚無定例臣前在任時有臣坐名

題補而部覆議准者如徐屬河營守備華成名是也有

臣坐名

題補而部議不准者如揚屬河營守備李良相等是也

臣維治河大概不外築堤束水而防河之要不外

防險保堤使河道既治之後防險有人保堤有人

則自不致於沖決奪河矣臣查自古以來未嘗不

為防險保堤之計額設河夫然皆隸於州縣有名

無實並無專官督其力作又復一年之内到工無
幾夫水土之役成之甚難守亦不易以不素習之
河夫而又加以一年無幾之力作則防險保堤不
過虛應故事雖欲河道之長治而不旋修旋壞又
安可得乎臣遵
皇上方畧更有監於已往之獘特條陳於
皇上之前請裁河夫而為河兵復
請設八營之守備千把以督率之俱蒙我

皇上一一准行臣前在任時故得轉飭守備千把督令河兵遇險則糾集搶救下埽簽樁平時則裁柳砍柳巡堤以及駕船運料凡遇獾洞鼠穴水溝浪窩之類有即修填不使稍有滲漏再每五日令各弁員將督率河兵分工力作之事俱一一開寫呈報臣衙門以考其弁兵之勤惰此所以藉皇上之威靈而險工堤工得以保護不壞自臣去任之後河營員弁部選日多而諳練之弁遂復日少臣去冬同

戸部侍郎臣博濟等勘閱工程之時因將河上事宜問及弁員有茫然不能登荅者甚至問及河上之地名路程之遠近俱不能對因今日弁員中已諳河務者少而不諳河務者多若更遲數年則陞遷老死熟諳河務之人盡去而防險保堤更不能再收力作之效矣伏祈皇上俯念河工關係重大文武員弁均有專責文官既准以熟諳河務之人坐名題補則弁員並當照文官之例亦准以熟諳河務之人坐名

題補則文武齊驅弁兵效命其於防險保堤實大有裨
益也伏乞
睿裁勅部議覆施行
義友竭忠疏
奏為義友竭忠
王事盡瘁捐軀微臣生死難安仰籲
聖慈推恩分衈以慰幽魂以勵草野愚忠事切臣一介
寒微歷蒙

皇上天恩拔擢於康熙十年由學士陞授安徽廵撫大
凡外官自州縣以上有刑名錢穀之責者必以禮
聘士協同料理名曰幕賓臣於是時留心訪求未
得其人適有浙江錢塘縣儒士陳潢者遊學京師
偶與臣遇臣見其狀貌魁梧器宇凝重動止語默
咸秉以禮臣遂聘以同行并令教臣子焉然臣亦
未之奇也徐而察其學問似非章句探其言論悉
具性情臣亦未之信也乃自抵皖署後臣與之寢

食惟俱朝夕討論講求政事始知其識明敏而深厚其才肆應而曲當臣不禁愛之重之矣臣撫皖六年適當軍興之際陳潢之裨益實多然此六年之中猶為臣一人之私藉而非有所宣力於

國家也迨康熙十六年三月臣復蒙

皇上天恩畀任總河當兩河潰壞之後前此覆轍頻仍聞者心驚見者膽落無不以畏途視之臣雖報効有心而設施無術亦豈能無憂惶悚懼之心陳潢

即毅然告臣曰遺大投艱豈得無懼但能實心力
行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正可藉此以報
君恩即漢草茅下士素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未獲進身
無由建白今亦正可相佐以報
朝廷以畢素志臣於是一聞漢語瞿然自驚隨應之曰
子能助我宣力
王事以報
君恩我亦何敢再萌身家之慮哉於是矢志同心黽勉

協力出則隨臣荒度經營入則偕臣料理文告凡所以算土方核浮冒科料物圖節省之處纎悉無遺漏如是不避寒暑無分晝夜與大工為始終者十年有如一日故臣得以時遵

聖畧竭蹶從事俾兩河復歸故道潢與有力焉但臣蒙

皇上命臣治河臣復以禮聘潢與之同事是潢之盡心於臣猶臣之盡心於

皇上乃臣職友誼之所當然耳臣亦何敢將陳潢妄瀆

天聽特是大工之内如開河築堤募夫辦料設法催攢

釐姦剔弊鼓舞人才不避勞怨不畏强梁臣力之

所能為臣心之所能盡者陳潢不過助臣盡瘁而

已原無足異若夫發前人心思之所未及開微臣

智慮之所不能者則有五大功焉一如下河七州

縣從前被淹人但知高家堰沖決三十四口因而

不能堵塞清水潭之故而不知前人尚留翟家壩

未堵三十餘里與成河九道之處以致滔滔下注

不舍晝夜清水潭遂成澤國清口內灌無休而下
河遂成巨浸被災十分矣潢乃建議盡行築堤塞
河以敵清口之黃且創設減水壩逐漸宣洩以保
高堰之堤工始得減下河十分之災為二三也二
如清水潭旋築旋決末次勘估需帑金五十餘萬
潢乃建議棄其舊口移築堤工於湖內改為永安
河節省帑金四十餘萬乃得永免潰決而保安瀾
也三如前此甘羅城運口逼近黃河河水內灌於

塾山清高竇之河道每年冬底必大起民夫挑挖以濟新運不無勞民傷財潢乃建議改進太平壩以避黃水内灌即或黃强淮弱之年間有内灌黃退旋即沖刷仍舊永不淤墊迄今十有餘載免民夫挑挖之勞歲省民財數萬金也四如康熙十七年冬駱馬湖運口已經淤斷新運無由北達危急非常潢乃建議創挑皁河二十餘里地皆沮洳陷溺應期而成且復挑支河三十里以避黃水再無

淤墊之患使通漕直達

天庾也五如

聖心愛民一案原

題不過欲洩減壩之水以利民田潰乃建議創挑中河以避黃河一百八十里逆流之險卹軍利漕自歷代行運以來所未有之事也當其興舉以上各工之時無論寅僚不分老幼無不以為必不能成且有涕泣以求臣之停止者惟潢信之確而臣任之

力得蒙
皇上乾斷允臣興舉且荷
皇上如天之福百川効靈俱已成功為
國家永遠之利實潢之聰明卓見以成之者臣實不敢
昧心掠之歸己以欺
皇上以欺
天也臣知潢之才感潢之心念潢之功情不得已當
聖駕甲子南巡之時蒙

天語問臣以有無得人臣即以陳潢姓名對

上詢因

皇上聖慈必欲使下河無一夫之不獲

命臣子治豫問臣以有無別治之法潢乃籌之晝夜議

添重堤一策仍輓減壩所洩之水以出黃河臣因

試驗有素是以據實具

題以此策出之陳潢蒙

皇上不次之恩授以僉事道銜贊理河務潢深感激方

將益竭其才力圖報効不意因此議論紛起部議

革去職銜而潢亦隨病入膏肓矣後蒙

聖明洞鑒察潢無他

特恩寬宥而潢又隨物故矣今臣復蒙

皇上天恩復任總河豈不以臣向者曽効犬馬之勞耶

但向者帮臣以効犬馬之勞者乃陳潢也是臣與

潢乃同事一體之人臣幸而生遂得再受

皇恩潢不幸而死臣何忍負之使潢尚在臣猶願以百

口保

題潢於

皇上之前以備驅使必有可觀潢誠不幸而死臣若避嫌隱忍是臣生為負友之人念臣衰病日甚旦夕難保若不及早陳情一時風燭死為負友之鬼逢潢地下何以相見乎臣今不揣冒昧將臣友潢始末與潢竭忠

王事各緣由據實直陳仰祈

皇上察臣情詞憐潢勞績
特沛天恩准復陳潢僉事道銜以光泉壤不獨潢之幽
魂矢報銜環而微臣仰荷
推恩及潢亦且死得瞑目將見天下草野未達之士當
必有所觀感興起而益奮其他日報効之心矣臣
謹具
奏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全覽憐憫施行臣不勝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伏候

勑旨

兩河再造疏

題為兩河已蒙

聖功再造臣等敬陳全體情形謬抒善後一得之愚仰

佐

國家永遠平成之業事竊惟黄河源自崑崙西來萬里

乃氣化之經絡為地理之血脈前人之説詳矣惟

是挾沙而行性不由於地中自禹鑿龍門之後滎澤而下全在人力之維持經云陂以障之者是也否則潰敗決裂為害滋大此成敗相因古今所以一轍也然當未敗之日與夫既敗之時固非人力不足為功而為功之後如果熟識全體之情形度其輕重緩急而再預為之備則自可以制非常之變而不難非然者則一旦意外之來未免坐失機宜而倉卒莫為之所矣按自康熙十六年以前河

道敝壞已極淮揚千里民罹昏墊之災
國賦因之虧損且將有阻運之虞矣荷蒙
皇上聖心乾斷決意修治旣不以臣輔為不才力排衆
議而耑任之又不惜數百萬之金錢銳意興舉而
大治之故臣輔得以時遵
聖畧勉竭駑駘忘其身家以圖報効自康熙二十二年
蕭家渡閉合龍門二瀆安流之後每年伏秋因有
減水壩逐漸宣洩歷今十載河身已自深寬將來

惟有愈深愈刷足以容納暴漲而無虞此皆

皇上洪福齊天百靈効順所致所謂已成已治者是也

臣等何庸再為置喙哉乃前者臣輔恭聆

聖諭云全河已固設或險工一有疎虞前功盡棄矣大

哉

王言河道守成盡此

聖諭數語凡為河臣者苟能於各險工加之意焉則有

備無患是保全之上策也獨是臣輔在河十有餘

年其中甘苦知之最確久已仰體
皇上神功逺運精益求精之心因而推廣險工不可疎
虞之
聖諭窮源溯流以為今日全體情形之內欲得百世無
敝之術須加意外之防則高堰再當籌畫萬全以
資捍禦中河再宜加帮遥堤以固金湯也蓋以黄
河自河南滎澤縣起以至江南之清河縣止兩岸
各有一千餘里臣等常設一必不然之慮遥為制

變之計論之如南岸險工之在開封者若有疎虞其水乃入淮河若夫歸德以下與宿遷以上若有疎虞其水乃會入睢水并桃源清河之間若有疎虞之水總皆歸入洪澤湖以侵高堰使高堰能自保固以敵其疎虞之横則凡南岸沖決之水仍由清口而出止於民田受淹而於運道無礙且所疎虞之決口易於堵塞而無持久縻料之虞倘高堰一有不固則黄水仍舊内灌山清高寶二百里之

運河其為淤墊無疑矣故臣等以為高堰之尚應籌畫萬全也再查北岸險工之在河南者若有疎虞其水乃由張秋以入運河再由天津以入海險工之在山東者設有疎虞其水乃由濟寧魚臺豐沛之間入運河總歸駱馬湖以入黃中二河亦止於民田受淹而於運道無礙若險工之在宿遷以下清河以上者設有疎虞則黃中二河之水建瓴北瀉勢必奪河則宿桃清一百八十里之運道必

然淤墊無疑矣此南北兩岸千百餘里上下緩急輕重之情形如此然此第就險工設有疎虞而言也若再以伏秋長水情形論之如本年黄水長至八尺清水長至六尺皆未出漕即或加長數尺以至丈餘有減水壩可恃總不足以為慮康熙二十四年之成驗可見也特是天時氣化不齊旱潦難定倘遇異常大水之年宿遷以下則添山東諸水清口以下則添淮河之水一時清黄二水交漲設

或再遇如康熙十九年與二十四年長至二丈之外則必勢若滔天奔騰洶湧雖有減水壩而一時宣洩不及誠恐中河難以支持不能保無漫溢沖決之患故臣等以為中河之尚宜講求也其講求之法在中河則須加築重堤一道再開夾河一道以作重門之障並於西寧橋添建石閘兩座以備意外宣洩更於堤工之上每二十里設立涵洞一區以溉民田則北岸自是萬萬無虞矣在高堰亦

須加築前此停止重堤以作外藩以防意外則南岸亦在萬萬無虞矣但此兩岸重堤需帑一百二十餘萬為費甚大臣等俱所不敢議及惟查高堰向開運料小河一道即以河土築成堤工見高八尺臣等以為應將此見在小堤加築寛至三丈高至二丈餘尺不啻事半而功倍亦足以制非常之變也再查中河見在亦有河溝一道因之挑浚深通俾成河道再令分洩暴水歸併平旺河以入海

即以挑河之土將見在遥堤加高二三四尺不等再於仲家莊陶家莊兩閘左右各添一閘以利宣洩是洩處既多於今而所障又高於昔則自足以禦狂暴而合而計之則南北兩岸凡遇照常伏秋自有減壩宣洩倘值異常大水亦藉重門鞏固而為有備無患永保安瀾矣但所費亦需帑金六十餘萬也此河道全體情形窮源溯流之論其情其理久在

皇上神明洞見之中且臣輔已經病入膏肓僅餘一息不能効力矣秖以犬馬之誠惟恐旦夕殞命所有愚忠不能上達是誠辜負皇上起復臣輔之意死不瞑目故臣等謹先具疏預為題明抑臣等更有請者宿遷縣張莊運口乃北運河之水接入中河并通黄河之咽喉也臣輔前挑中河之時曾議此處設閘以司啓閉蓋欲使山東之水

大則開閘分流入黃以保中河小則閉閘令入中河以濟糧運旋因臣輔解任廢閣不行歷今五載不舍晝夜雖於糧運無悞然實未為萬全誠恐一年東水微弱則彼流入黃河中河之運道淺澁可虞矣臣等愚見以為將此運口竟行堵塞另於駱馬湖之東中河之南仍建石閘一座倘值東水大長之時則開以洩之東水消落之日則閉以蓄之平時更可藉以運料以資修防庶於中河運道萬

無他虞矣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聖裁貼黄難盡并祈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

河工守成疏

題為謹陳河工守成緊要事宜仰祈

睿鑒採擇

特賜天語申飭以固河防事竊惟人情莫不急見在而

急緩圖所有黃河險工亦知竭力堵禦以備非常
此外大略疎忽視之者多矣殊不知水性氾濫全
藉堤工堅固以保安瀾欲求堅固堤工莫如興築
之時夯硪得法尤莫重於既成之後隨時修補蓋
以風雨淋漓人畜蹂躪以及鼠穴獾洞種種殘毀
之端無時不有久之漸成卑薄不堪捍禦矣諺云
千仞之堤潰於蟻穴從前皆蹈此弊而莫之省也
故臣輔前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七疏內請設

河營兵弁專令修防更念工長兵少不足於用原擬工成之後各有淤地露出可以添設幫丁俾其協力供役等因在案今查添設幫丁必須撥給地畝以資養贍勢必徹底丈量又起爭端應將幫丁停止不議外但每丁一名派管堤工五六七八九十丈不等各有採柳運料防守險工打樁下埽挑挖引河等項之役不能時時在汛修補殘毀將來亦豈能免卑薄之虞哉臣輔早已計及於此今乃

酌為以堤護堤之法通飭文武官弁凡堤面寬二丈者止留八尺為行路其餘一丈二尺盡行窑栽細草更於坦坡之下平地去處沿坦坡俱栽卧柳各寬十丈以防水長汕刷并禁人畜蹂躪久之自足以固外藩以避風雨淋漓人畜蹂躪之患則每兵一名自足修補貛洞鼠穴并行路之殘缺而有餘矣又凡黃河兩岸之堤去河里數不等大畧臨河之岸高而近堤之地低蓋以河水出漕之時沙

先停於近河之岸而清水後至堤根故也及漲消水落堤根之水無處宣洩積為深溝自二三尺以致五六尺不等每風起浪騰堤根日被汕刷今宜於積水上流量挖一溝引黃直灌積水處所使其停沙於此低窪俟黃水消落之後再於下流亦量挖一溝另引清水從此而去自然日漸淤平見在靈壁縣張韓二堡之堤坐受此病常被汕刷當與一切低窪急行設法淤平者也其堤裏一面或係

渓坑或係舊日決口積水為潭深至一二三四丈不等每當伏秋水發黄河水面大約高於堤裏之地數尺以至丈餘不等是故設或衝決便有建瓴難遏之勢而每年加幇防險取土亦艱臣輔前任内相度情形曾將邳州董家堂桃源縣龍窩二處險工不拘埽臺上下建設涵洞引黄灌注復於月堤亦建涵洞使清水流在月堤之外堤裏窪地不久淤成平陸幾與黄河水面相平不但堤根牢固

而每年取土亦易此從前之明驗也臣輔復任以來凡係險工可設涵洞者已經飭行興建以後宜倣此行之實於險工大有裨益至邳州舊城迤西週圍約有百里地勢卑窪四面皆高以致所淹之水竝無去路遂成澤國前

皇上南巡之時曾於此處乘舟今臣等竊以為此亦可借黃以淤灌之也臣輔在任時徐州長樊大壩險工堤裏卑窪甚寬涵洞之外不足淤灌遂於埽臺

下首掘開丈許之口引黄内灌迨伏秋一過自然掛口仍將掘口之處堵塞不數月已將窪地淤高二三尺矣今邳州亦宜照此已驗之法行之其清水亦可引至運河而去或慮掘堤可虞不妨擇其適中之地建設小閘一座以便酌量内灌更為萬全不數年後將見澤國變為沃壤矣以上數條俱於河工深有裨益極應舉行以為善後之策但行之非難實心力行之為難且掘堤進水淤墊低

窪之區其事甚易其効甚大而人多不知情形往

往畏避不肯舉行臣輔有志於此而未之逮今伏

枕呻吟之際每為念之不置誠恐旦夕殞命此情

無由

上達則已行之密栽柳草與未全行之涵洞不及行之

邳州灌淤等事所當預為

題明仰請

天語申飭以為善後之一助也臣等謹疏具

題貼黄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敕部議覆施行

疾病日甚疏

奏為微臣疾病日甚見有重任在身未敢遽請乞休仰

懇

聖慈遣發臣子到豫一視微臣生死銜

恩事切念微臣犬馬殘年疾病巳久荷蒙

皇上復起用臣臣不敢以疾病力辭者臣誠感激
天恩妄思報効於萬一耳乃
陛辭之後力疾馳驅半載之中諸病畢集如頭痛若劈耳疼若撞與夫痰嗽無休間且咳血盈碗寒熱交作痔瘡并疊以及胃脹脾泄等症非此即彼旋止旋復然更番為祟猶可勉强支持於職事毫無所闕不意自七月二十六日起以迄於今晝夜發熱不止頭項胸背俱痛嗽則引動痔痛等症兼而受

之非昔之旋為即止彼此更番之說矣每日止食薄粥三碗參藥二盞以致形枯如柴精神大減夫河工何等重大臣病已入膏肓豈容尸素其間為之貽悞祇以秋汛未過尚須隨機策應兼蒙皇上特委督運西糧亦未報完臣心何安而敢遽請乞休除一面仍加勉强與協理河務府丞臣徐廷璽公同料理職事外但似此奄奄一息如能照舊病不再增或可挨至來春則微臣尚有赴

闕謝恩之日如果諸症不減再有所增勢必日甚一日

溝壑之期近矣不揣冒昧仰懇

皇上俯念微臣風燭之言赦其狂瞽

恩准遣發臣子兵部員外郎靳治豫來到滎澤少敘父

子之情則微臣生有餘榮死無遺念矣為此謹具

奏

聞伏祈

睿鑒施行

遺奏

奏為微臣從此永辭

聖世自慚辜負

天恩伏枕哀鳴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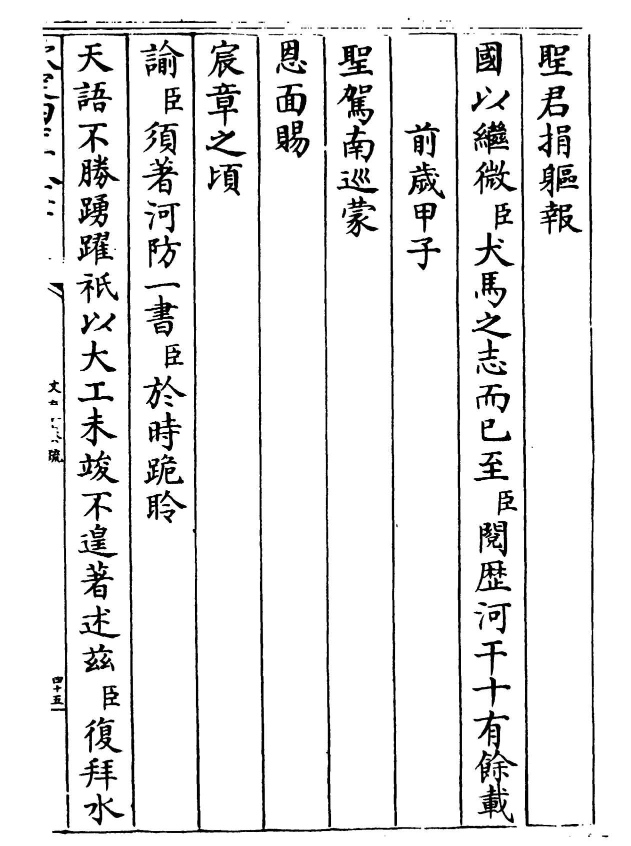
睿鑒事竊念微臣至愚至陋才則等於中人而硜拙之

性實切忠

君愛國之念無論從前過叨

殊恩異寵

恩德難酬即臣本年衰病糾纆重荷
睿慈垂卹兩遣臣子治豫南來省視是誠曠古
恩榮臣何人斯得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至於此極也私心感激自謂一死
不足以報
高厚於是竭力醫藥計圖痊可少効涓埃無如病入膏
肓百醫罔効黄泉咫尺戀
主依依惟有敎臣長子治豫以率他子若孫勉事



聖君捐軀報
國以繼微臣犬馬之志而已至臣閱歷河干十有餘載
前歲甲子
聖駕南巡蒙
恩面賜
宸章之頒
諭臣須著河防一書臣於時跪聆
天語不勝踴躍祇以大工未竣不遑著述茲臣復拜水

土之

命已將一載業經通前徹後草成大畧須俟數月之後方得成帙進呈

御覽已囑臣子治豫至期恭

進矣抑臣更有

請者臣於水土之役為時最久稔知河工非人莫治然欲得人以為河工之助經臣驅策多年著有成驗者莫如江南山清盱眙同知馮佑淮徐道僉事劉

𥊍二人允稱長才肆應而雄幹明敏熟諳河工無出其右者也又山東濟寧道佟國聘河南管河道周銓元與夫前在河工今經陞任之福建福州府知府石之玟江南池州府知府李燦原任湖廣寶慶府知府劉光業數人者皆係熟諳河務久著勤勞居心謹飭之員若夫微臣自從撫皖以來則更知有山東臬司喻成龍一人蓋以成龍初為江南建德知縣曾著賢吏之名今歷任臬司彌勵清操

是亦方面中之卓卓者以上若而人臣雖不知其後此有無變節與否第即其從前見在而論之則馮佑劉瞌等不特可為河工之臂指而尤稱肆應長才足備驅使夫以人臣事

君之義臣聞之熟矣既知之深臣亦何敢隱忍不言以負

皇上求才若渴之

聖心乎又臣前此逢世無術以致負謗招尤因而奉

命勘河之原任尚書熊一瀟原任給事達啓納趙吉士
等皆被指摘而去情殊可矜昨臣既蒙
皇上力排羣議而起復則熊一瀟等事同一體其無辜
受累自在
聖慈洞鑒之中亦當仰請
皇上如天之仁一體矜卹者也痛臣蒙
恩入地戴
德九原死而有知銜結永無窮期特是臨終冒昧陳情

語無倫次除委同知馮佑將

勅印并

王命旗牌書吏文卷等項送交協理河務府丞臣徐廷

璽收明外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臣一靈不昧不勝惶悚嗚咽之至

謹具

奏

聞

撫皖題藁附

減差節省驛站錢糧疏

題為敬陳減差節費之法以裕軍需以甦驛困事臣惟

軍餉為今日之急需然必節省有法而後能上下

均利也驛站為

國家之血脈尤必調理得宜而後可始終無弊也臣謬

膺巡撫之寄極知司農仰屋之艱是以凡可變通

無不力求節省如宣樓等船可以歸埠省費者已

經臣酌議具
題矣至於驛站錢糧臣屢准部咨酌量裁減先曾勒令
藩司驛道於必不可裁之中將鞍屜等款曲為量
裁咨明兵部續准部覆以不裁差遞等夫又行駁
出令各州縣紛紛詳顲難裁情由臣雖屢行飭駁
然大抵再三勉裁連鞍屜各款不過萬金而止至
於驛站全局臣復將錢糧差使通盤打算則即此
萬金又誠有斷斷難裁者蓋臣屬驛站昔年止供

江西廣東二省差使所荅應者惟平南王及兩廣督臣廣東提臣江廣兩撫臣數鎮臣之差而已今則平南親王之差十倍於昔而又添江西督臣廣西撫臣安徽九江江西三提臣以及安親王簡親王各將軍都統等差至於安塘員役之飛馳與部差之絡繹又難悉數今日應付之繁實數十倍於昔矣計臣屬驛站錢糧自康熙九年核裁之後止存二十四萬餘兩及康熙十三年一時軍興差繁

馬少臣同查驛郎中舒淑布等調劑衝僻再三斟酌量增銀二萬有奇以視原額所增不及十分之一夫以添數十倍之差而僅加十不及一之費其為不敷顯然易知也即如部咨所開以楚豫二省驛站見在核減謂臣屬亦當照減等語此在部議揣度雖是而其實有不然者蓋楚省見在用兵豫省實當孔道所增各兵主王貝勒將軍都統等差固自不少但二省向有雲貴廣西等省之差近因

逆寇阻塞雲貴差俱暫停而廣西又歸中路是楚豫二省之差所增雖多所減亦不少也惟臣等中路舊有之差分毫不減而新增之差則數十倍於前是以衡驛所倒之馬每每於額設之外有多倒至一二倍不等者且種種賠累皆在不貲而並無款項開銷拮据之狀萬分難支臣故曰即見在議裁之鞍屜等款亦實實難以裁減也臣因思欲興利必先除害欲議節費之法不如先清糜費之由

今日驛站所以不支之故固困於差使之繁多而
尤困於跑差員役之狠籍查騷擾驛遞雖屢經奉
旨嚴行禁飭但今日勘合火牌率皆内部大差及藩王
將軍督撫提鎮之員役彼挾其聲勢動稱緊急軍
機以州縣驛畀小之官壓以軍需機務之勢誰敢
有執法力爭者近據衡驛州縣各官紛紛赴皖向
臣面訴大差橫索支應難堪之苦臣詰其何不當
時據實通報以憑題參乃於事後口說有何益處

據各官覆稱大差之來其暴如雷其速如電畀職等親自馳迎竭力供應尚且無端辱詈動以違悞軍務報部正法為辭百般刁措彼時事在頃刻不容轉身職等何暇具文況多騎橫索之事皆係伊等私情並無檔案憑據留與職等若一經申報勢必隨奉院臺嚴駁即或院臺憫念驛困據詳

上聞在大部亦未必據一面之詞即將伊等處分勢必彼此俱行駁查一經駁查伊等惟有混賴豈肯自

吐真情是呈報題叅徒多一件事務徒見得職等
不善供應故惟有剜肉補瘡呑聲飲泣等語臣復
詰云馬匹在爾等廄內銀錢在爾等庫中爾等執
法不與彼何能强取而去揆此則明係爾等違例
濫給於人何尤又據各官覆稱職等豈肯甘心濫
給但伊等所奉之差何等重大如與彼爭執勢必
稽遲時日是伊等未受騷擾驛遞之處分而職等
先干遲悞軍機之死罪職等雖至愚豈不圖保功

名性命總之近日擾驛之差比比皆然差愈急則勒索愈多差愈大則聲勢愈横職等如欲申報則不勝其報院臺如欲題叅亦不勝其叅且伊等雖萬分騷擾而毫無實據落職等之手則申報題叅總歸無濟等語臣聽其言詞句句皆實因查上年二月内有部發前往廣東候補叅將張霖等多騎驛馬勒索銀兩經臣據實入

告及部議請

勅兩廣督臣金光祖確查而張霖等悉皆不認致兩廣
督臣以未得驛官對質咨臣確查張霖等多騎驛
馬勒取惜馬銀兩交收確據臣雖檄行驛傳道訊
取驛丞馬夫口供移覆然騷擾之人當時遠去不
留痕跡今欲求其確據將從何來是臣雖極欲遵
例執法亦果屬無益豈惟臣不能執法即部臣亦
無可如何也夫霖等不過赴廣候補之官而如此
橫索則凡奉內部藩王各差人員地方官無可奈

何之情更可見矣夫大差擾驛在有司督撫以及
部臣既俱無可如何則以有限之錢糧而供無窮
之勒索將見驛站之倒廢可立而待從此遲悞軍
機勢所必至矣臣言念及此不禁憂思如焚於是
再三籌畫得一減差救時之策敢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減差者減內外火牌勘合之專差也查
中樞政考開載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巡鹽御史
諸臣每歲各給火牌五張至五十張多寡不等是

以諸臣一切章奏皆得專差乘傳徑達
輦下此固從來定例然當議節錢糧求甦驛困之際又
宜酌量變通在諸臣止期章奏速達何必逐次專
差臣請嗣今以後凡應給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御
史諸臣火牌查照原額之數每十張減去八張止
給二張以備諸臣必需專差齎進如題叅貪官巨
憝
大計軍政薦舉奏銷錢糧冊籍等項之用蓋臣曾聞昔

時有一巡按御史題叅大貪巨惡因機事不密被其伏黨中途將奏疏刦去雖今法令森嚴諒無此等之事然諸臣一切章奏若盡歸驛遞代傳恐姦徒賄通齎馳人役私開竊看亦不可定若仍量給火牌則人皆知緊要事件必定專差而不一槩發遞自可絕其姦狡窺伺之念且隣省設有緊要軍機一時急欲打探亦得火牌方可前往故必須量留十分之二至於諸臣一切章奏除遇要務則專

差齎馳遇緊急軍機則交安塘筆帖式飛送外其餘平常事務照例三件以上裹包封固編定號數填該衙門傳牌一紙交給附郭州縣令其轉發各驛逐遞傳齎凡到一驛立將本包傳牌交付明白仍取前驛某衙門某號本包傳牌到驛年月日時收管一紙呈繳該管州縣官轉報查考更責成經過地方巡撫督令府州縣官并安塘承差一體編號不時稽查毋令沈滯遺失如有遲悞即便嚴加

究處再令在京各直省提塘於彰義門外設立人役如遇伊經管衙門傳牌本包一到立即接受送至該提塘家拆封照例將本章咨文分頭投送各衙門如此則在外諸臣之差可減十分之四蓋塡用火牌十張一往一回實騎驛馬二十次今若減去八張令各驛代送有往無回實省八次再加仍給火牌二張往回四次而計之實共止騎馬十二次臣故曰可減十分之四也至於從京出外之差

除
皇上因機密重務特遣專員者無庸議外其餘事件不
妨斟酌緩急凡可從簡者亦應量減專差他如發
解兵餉砲位等項往往撥章京披甲等數十員名
以及百餘員名不等隨行押護在部臣雖從慎重
軍需起見然沿途自有文武官兵何必動煩禁旅
臣請嗣今以後此等大差止須差官一員隨帶跟
役數名押解前往部臣仍先期由安塘飛咨沿途

督撫提鎮令其預備官兵護送其官兵應多應少
俱聽部臣酌定臣等沿途督撫准到部文立即飛
行附近道府副將叅遊等文武各官令其照數選
撥弁兵文官仍親帶快役人等緊隨押護送出該
管境汛交明前途文武官方回本處如此則由内
出外之差或亦可減十分之三四至於安塘一項
見設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二名并督撫差承二名
輪遞軍機捷如飛電此從古未有之良法允稱盡

善但督撫差承人等既能一體飛馳從無貽悮則撥什庫二名似可撤去蓋伊等為
國家傳遞機務晝夜勤勞自是可憫然久離鄉土不無室家之思往往有置買婦女人口者此亦人情之常難以禁止惟是若輩口糧有限而養此餘人遂絲逐粒無非出於驛站項下臣請嗣今以後每塘撥督撫承差四名輪流飛遞仍留筆帖式一員令其稽查督率其撥什庫二名俱行即撤如此則安

塘仍舊軍機不致遲悞且可無濫費之獘若夫跑

差員役狼籍之由總因於勘合火牌之外多帶餘

人以致多騎馬匹或將部給火牌勘合竟行收藏

不與各驛驗看或雖與各驛驗看而不照勘合火

牌所填數目討馬勒要多騎橫行索詐在沿途驛

站惟附近

京師者不畏强横若愈遠則愈弱不敢與抗矣此雖非

一日之獘而近來則又更甚臣因思勘合火牌之

設原為撥給驛馬之符乃伊等敢於多騎横索者

蓋以驛官卑微易於凌虐耳臣念驛官雖微而該

驛印信亦係

朝廷欽給者也嗣後請令部臣將勘合火牌紙張稍為

加寛多餘空白之處責令各差員役凡過某驛必

須該驛官於勘合火牌空白之處填明馬數人數

鈐蓋驛印至伊等呈繳勘合火牌之時如無某驛

印記者即以擾驛議處如是則各差稍有顧忌即

或多騎亦在情理之内不至十分强横矣又伊等應騎馬匹并隨帶跟役俱填勘合火牌之内部臣寧於勘合火牌内量情增馬一二匹跟役一二名使之寛然有餘便於遵照不必扣定數目反致伊等不敷乘坐格外多索仍責成地方督撫諸臣行令各驛如有不照勘合火牌多索馬匹多帶餘人者立時飛星密報該督撫即便出其不意親往盤詰查明在勘合火牌内者放令前行其多餘之人

俱留下解部嚴究如此則多騎驛馬橫索騷擾之
弊自可少杜矣如蒙
皇上允行則内外差使俱減其各驛供應之費約可省
十分之四費既省十分之四則各驛見在額設錢
糧亦可裁十分之四臣屬見在額設站銀二十六
萬有奇以十分之四科之每歲可省十萬餘兩其
直隷各省錢糧多寡臣不能知然即據臣屬江南
半省之地節省此數則合各直省而計之每歲所

節省者不下一百餘萬矣於以充軍餉而足

國用為利豈淺鮮哉如此則見裁各驛之馬而猶勝於增馬見減各驛之銀而實勝於加銀衝地之驛永無倒廢之虞衝地之官可免喪亡之患

國家既有裕餉之益而官民又復交受其利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或者曰

朝廷設立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巡鹽御史令其掌守封疆料理庶務其所差員役例得給與火牌今何一

旦議減如許恐一已之見如此而衆論未必為便
臣以為不然查臣衙門向來額給火牌四十五張
近又加增五張臣有七旬之父弱冠之子并弟姪
輩俱在
京師臣豈不欲照舊專差往來通問因公及私以圖自
便然人臣之職當以益
國為主臣何敢求一已之便利而妨
國家之大計乎在諸臣諒俱有同心矣總之節費裕餉

實為今日至要之著但與其裁難裁之項必致貽
悮軍機何如節應節之財兼可永甦驛困誠有利
無害臣是以敢於力
請也再照酌省驛站錢糧事一案理應依限
題覆但臣既有減差節費之
請應俟部臣議覆此疏之後如蒙
俞允容臣將臣屬驛站錢糧除裁去十分之四外其餘
存留若干通盤打算酌量衝僻通融撥給使各驛

均匀無偏枯之歎一併另疏

題給可也相應

題明緣係因兵餉不敷議裁錢糧事理臣謹密疏陳

奏貼黄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勑部議覆施行

節省錢糧疏

題為敬陳減差節費之法以裕軍需以甦驛困事竊臣

將所屬驛遞按照地方衝僻確酌道里遠近通盤
核算丞驛丞遞斟酌裁減檄行驛道覆核去後隨
據該道僉事尚崇善詳稱該本道捧閱憲頒文冊
內開列州縣驛遞孰衝孰僻里道遠近分別四等
因驛定馬因驛定糧與夫水驛調劑仰見憲臺籌
餉盛心至公至明備極苦心矣但憲檄內有令查
有無損益之處即速妥議聲明以憑酌奪等因故
奉文惟謹細繹詳慎不敢草率呈覆是以有寬限

之請也今經謹慎詳審再四思維隨又將冊内開列逐驛細核所定夫馬馬價夫工草料廩糧槽鍘鞍屜藥材燈油等銀以及差夫分别并定大差額外僱募等項以各驛獸醫總編槽鍘等項之内裁各驛禁卒而徒犯責之夫頭兼管裁塘報馬快而緊急塘報公文併令馬夫輪流傳送裁抄牌傳差而差使經臨之時即令馬夫傳旗知會酌權通變無不允協至懷寧縣馬廠蘆課銀兩向動站銀完

納相沿已久今憲議令該縣於本廠設法收取花利完納俾各驛無有異同在該縣自難推諉也若夫桐城縣完納馬田丁地銀兩向日夫多稻少無餘稻可以完納故亦動站銀完納今額夫既裁允應改將每歲餘稻變價完納者也又鋪兵工食等項別屬俱不取給於站銀而獨寧屬編給已蒙憲臺裁省畫一矣本道切見分別衝僻四等驛驛皆得其宜此衝僻之别不容議者也衝驛差繁不能

限定十分裁四僻驛差稀不能守定十分裁四故
馬因驛定而僻驛夫馬馬價夫工等銀視衝驛遞
減此又夫馬馬價夫工等銀之不容議者也至差
夫一項向來多寡不均今則衝僻俱有定額又定
有大差經臨照例僱募另行請銷并水夫亦做旱
驛之例各該夫頭及全裁雷港一驛又裁米豆等
船歸埠以省工食修艌之費惟是雷港驛既裁則
東流應差之船不無道遠又荷憲籌改撥貴池二

船以協東流接濟至安池等屬解給各項站船水手工食修艌等費今各船除發歸各埠者編款已裁其改入水驛并見存船隻既已無多則工食等項誠如憲檄應即於本驛支給無庸另解悉皆斟酌得宜變通盡善者也本道何能復贊一辭除奉憲冊備抄分檄十府州一體遵照外理合繕造清冊詳覆等因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驛站之設所以重

皇華而速機務事誠巨也但地方有衝僻之不同故額編錢糧有多寡之不等查臣屬地方衝僻有歷來相沿無異者亦有昔僻今衝昔衝今僻者必須因時制宜斟酌緩急而通融均撥始可免偏枯之歎矧今加意核裁則量存備支錢糧已屬甚少若不以目前之衝僻妥酌而槩照向日之額編議減則必大有偏累難支之弊矣是以臣前疏

題明容臣將原編新加驛站錢糧二十六萬有奇除核

減四分之外通融撥給等因聲明在案也今減差之疏已蒙
皇上俯採芻蕘
敕部覆允行臣造冊具
題臣謹通盤合算斟酌時宜將所屬六十州縣驛遞衝僻分為四等以夾溝睢陽大店固鎮王莊濠梁紅心定遠張橋護城店埠金斗派河三溝梅心呂亭陶沖青口小池楓香滁陽大柳池河懷寧練潭二

十五驛遞為第一極衝東流建德貴池青陽南陵并腰站公館蕪湖當塗八遞為次衝歙縣休寧婺源祈門黟縣績溪涇縣旌德太平石埭高井鎮巢百善泗州盱眙天長全椒和州含山十九州縣驛遞為稍衝內婺祁二邑向來原未設馬但接壤江右浙江二省目今鄰寇逼近邊報軍情必須馬匹馳遞近年皆撥別邑之馬協濟勉支今各屬之馬俱已裁減不能再為撥協應將婺祁二邑照歙休

等縣之例一體各設馬五匹以備飛馳他如寧屬之宣寧二邑太屬之繁邑廬屬之無六二州及廬英霍三邑鳳屬之壽潁亳三州及懷五虹霍蒙潁太七邑滁屬之來邑并廣德建平二十一州縣則俱為僻遠內有廬屬英霍二縣尤為最僻向來止設班驢六八頭不等今查英霍二縣處萬山之中逼鄰楚豫山險之境伏莽良多誠恐一時姦宄竊發如上年逆犯羅寰伯等之事必須飛馬馳報方

能擒勦非驢頭可能迅達故亦照最僻州縣之例
各改設馬二匹其銅陵一縣向雖設馬然縣治在
於江濱嗣後應止於水驛應付夫船其額設之馬
相應全裁至於各驛遞每馬一匹所有飼馬草料
馬夫工食及槽鍘鍋桶棚廠柴薪燈油與治馬之
藥材獸醫以及鞍屜鞦轡韁鐙皮條又有買補倒
馬之價與供應過往勘合火牌差使廩糧皆屬斷
斷必需之款查草料一項各驛遞有每馬日給八

九分者有日給一錢者內日給一錢者十居七八而日給八九分者十居二三今從節省錢糧起見其日給八分者既能供差無悮則他驛又何必照舊多給嗣此以後相應將各驛遞馬匹每日槩給草料銀八分又馬夫工食一項每名日給三四分不等今擬極衝驛遞內日給四分者俱照舊支給四分有日給三分而又以捐置馬田租稻加給者亦俱率循舊章其次衝稍衝與僻遞原給三分者

照給三分內有原給四分者改為日給三分又有日給三分而又加給馬田租稻者改為日給二分租稻仍行加給若夫按馬設夫之處大抵俱屬十馬八夫間有十馬七夫者今既減專差將各省齎奏火牌俱改為傳牌令馬夫傳遞則極衝各驛必須一馬一夫方可輪齎庶各夫自走自差自惜自馬可無指勒需索推諉貽誤之弊其次衝驛遞則仍照舊例十馬八夫至於稍衝驛遞改為十馬六

夫僻遞改為二馬一夫可也又馬價一項臣屬驛遞例係按年編銀一十五兩以為買補之用雖㣲寧廣三屬内有不編馬價者然遇馬匹倒斃之時總於額編站銀内通融動支買補歷年奏銷在案今旣徹底釐清自應計用編設款銀但當此節省錢糧之際難以一例編價臣細加酌核除極衝次衝驛遞全編馬價尚有不敷之虞俱照舊每馬一匹編價銀一十五兩無庸更議外其餘稍衝并僻

遞俱可量為遞減今酌將稍衝驛遞每年止編馬價七兩五錢二年方准報倒買補僻遞馬價每年編銀五兩三年方准報倒買補如有未及年限而倒斃者俱著各該州縣自行購賠不得動用額設馬價又廩糧一項各州縣驛遞額編有一處數百兩者有一處數十兩者亦有原無編款總於額銀內動用者向係參差不等今內外之差俱減則此款亦應大為節省臣擬按馬編設廩糧極衝驛遞

每馬一匹每年設廪糧銀三兩次衝驛遞每馬一匹每年設廪糧銀一兩五錢其稍衝并僻遞經過勘合火牌差使稀少即偶有應付亦屬無多俱可不必另編廪糧也又槽鍘鍋桶棚厰柴薪燈油藥材獸醫鞍屜鞦轡韁鐙皮條等項則無論衝僻乃有馬必需之項舊例每馬一匹編銀數兩至十餘兩不等亦有竟不編設而總於額銀内通融動用者殊為偏枯不匀之極今臣再三酌核加意減省

每馬一匹槩編銀三兩使銜僻晝一無多寡偏枯
之歎至於差夫一項供應勘合火牌軍需餉鞘乃
係必需之款查各州縣驛遞額設之夫少者一二
十名多者一二百名多寡不一甚是不均每遇大
差經臨額夫仍不足應付往往額外僱募臣再四
思維額設各夫亦有供差之役亦有坐食之日若
照舊全留則非節省之法若盡行全裁則如解餉
解砲等大差一時驟到動輙需夫數百名彼時額

夫既裁而僱募小民又復畏避不前則勢必遲悞軍務所關不小今各按衝僻量設夫頭極衝驛遞每驛設夫二十名至三十名不等次衝驛遞各設夫十名至十五名不等稍衝驛遞各設夫八名俱仍照舊責成各該州縣官綜理供應僻遞之夫俱行全裁凡用夫無多之差俱令額設夫頭供役答應如遇解餉解砲等大差經臨額夫不足應付則責成各夫頭分頭僱募其額外僱夫既無額編款

銀可用應另動正項給發照例於年終報部開銷
如此則無差之時坐食者少大差驟到應募有人
錢糧既不糜費而軍務亦可不悞矣其夫頭工食
向例日給三四五分不等今酌改為槩給三分內
有向給三分又給馬田租稻一升者今減為日給
二分仍照馬夫之例每月加給馬田租稻一石以資
餬口合而計之總不出三分之數也至於臣屬水
路八驛濱臨大江供應江楚各省水路往來差使

俱屬最衝惟是望江縣雷港一驛地處江北坳區離江三十餘里向來一切差使從江南東流縣水驛應付之後必須遶過江北灣泊而赴雷港討取夫船更換前往至江西彭澤縣交替緊急差使每為濡滯查自東流以抵彭澤止九十里較之其餘各驛道里相去俱不甚遠自東流應付儘可直達彭澤何必多由雷港反致濡遲所有雷港一驛錢糧應竟全裁充餉至於水驛之夫每驛向設五十

七十名不等今除雷港驛全裁外其餘俱照旱驛設夫之法減為二三十名不等如遇大差經臨額夫不足應付亦令水驛夫頭分頭僱募但今正當調遣官兵之際不時需用船隻添僱縴夫甚多實與旱驛不同其額外募夫之費即於所設支關銀兩内動用可也又各驛應差站船原共四十九隻大小不等但尋常差使用小船之時居多而用大船之時少除裁雷港驛差船二隻外其貴銅東三

縣櫓荻二驛米豆大船共五隻相應一併裁去俱照宣樓船隻歸埠之例聽其裝載客貨以資餬口遇有大兵大差之時預行提集照例給發差銀一體裝送則既省工食修艌之費而公差亦可無悞矣又安徽寧池太廣六府州馬夫差夫工食不敷各屬向有捐置馬田租稻歷年支給報銷在案今馬夫差夫既俱裁減則每年約有餘稻三千餘石亦應於年終報部充餉者也又各驛見設馬三千

匹今共裁馬一千七十三匹即就近交給各驛遞收養以備補倒馬缺額在於本年站銀内照額編馬價每匹十五兩之數計算扣出站銀一萬六千九十五兩又驢十四頭每頭酌變銀二兩共變銀二十八兩一併聽部撥充餉再查安屬練潭一驛見係懷寧縣縣丞兼理然該縣丞有催糧之責不便久令兼攝應請以所裁雷港驛驛丞古必達改為練潭驛驛丞以專職守廬屬之店埠驛係調高

井驛驛丞管理鳳屬之定遠驛係調百善驛驛丞

管理以上三驛應請各給印記庶於該驛錢糧事

務有所憑信而勘牌過臨可以遵例印蓋至廬屬

之鎮高等驛鳳屬之百善驛泗盱天壽亳以及全

和含等各州縣向來亦係衝途因自十三年江廣

軍機緊差往來如織安廬鳳三府屬大路各驛馬

匹不敷應付是以臣於欽奉

上諭事案内會同查驛部員將以上各州縣驛遞之馬

調撥大半協濟大路各衝驛故大差經過鎮高等
驛者有將原騎大路衝驛之馬越過數站苦累不
堪況先已撥協衝驛今又裁減以上各州縣鎮高
等驛遞萬難答應大差矣然鎮高等驛非南北必
由之路凡內外差遣人員儘可不必遶道經由嗣
後前赴江廣之差必由安廬鳳三府屬大路衝驛
前往則有馬有夫自無貽悞或由鳳屬前至江寧
省城者則由滁陽大柳池河等驛而往均有夫馬

應付此外稍衝并僻地各州縣雖各留設馬五匹

二匹不等不過僅備邊報軍情及本地意外緊急

機務之用並無應差夫馬倘差遣人員迂道經由

不特該地方官無術應付且恐貽悞緊差所關非

小應請

勅下部臣嗣後差出人員必令務由前項有馬驛路而

行不得遶道以致有悞要務合而計之臣屬原額

新加夫馬水驛錢糧通共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三

十八兩零但差使繁多是以各屬紛紛呈詳莫不
以賠累難支身家性命為憂涕泣哀籲然軍興孔
亟之時臣又屢准裁減驛站錢糧之部咨不得不
曲體司農仰屋之意先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將鞍屜等款核裁咨部去後續又准部文
裁減臣再三核酌大抵竭力勉裁連鞍屜等款不
過裁至萬金而止既無補於司農又大損於驛遞
是以反覆籌維將驛遞艱苦實情

題明并陳減差節費之法且云如蒙
皇上允行則內外差使俱減止就臣屬而論見在額設
站銀二十六萬有奇可減十分之四計裁銀十萬
餘兩等固已經廷臣議覆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今臣實裁站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四十三
兩零止留站銀十三萬五千九十五兩零除欽奉
上諭事案內裁過銀七千七百三十兩零已於奏銷十
四年驛站錢糧冊內開明今此案內每歲實裁銀

十二萬一千五百十三兩零又裁租稻三千餘石又裁馬驢變價銀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兩較臣

原

題裁減十分之四計之除馬驢變價銀兩外計每歲多裁站銀二萬三千五百餘兩租稻三千餘石此乃臣念需餉浩繁故於難裁難減之中逐一勘酌凡可勉强節省俱經竭力裁減稍資軍需是以所裁銀兩有逾於前疏之數也相應一併密疏

題明除册送部外緣係節省錢糧并定驛站衝僻以為
永遠章程事理貼黃難盡所有微臣看語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題明宋鑣案
該臣看得宋二韃子等皆愍不畏死之徒也因有
宋鑣向藉吳三桂聲勢霸利害民業經訪拿擬流
發遣陝西府谷縣安置乃於康熙十三年春機乘

吳逆反叛私自逃回潛伏無為州官壩地方訛言
四王招兵往來江寧揚州蕪湖等處糾集亡命製
造軍器擅立内營各佩義字號布思往六安山中
倡亂相機叛投吳逆先將家口分佈裝送湖濱隨
於是年八月初四日祭旗祭砲率領多人前至含
山縣運漕地方砍柵劈門搶刦鄭鼎新等五家射
死民人王子達等三人因被地方居民擊殺賊衆
擒獲陳喜鑣等銜恨又復縱火焚房百有餘間負

賊駕船直竄巢湖路經巢縣浮橋計欲斬鍊而過
當被該縣督同兵捕堵禦賊衆潰敗棄舟奔逃使
非節挫其鋒協力勦撲幾至蔓引鴟張無所底止
矣幸天網不疎旋將姦黨及伊母妻子女陸續成
擒而鏕復怙惡不悛投入饒境賊營明目張膽益
肆猖獗幸大兵進勦當陣捉獲旋因傷重身斃梟
首竿示亦足以蔽其辜矣宋二韃子一犯歷鞫江
揚招人甘受桁楊堅不實吐惟云覓送鐵匠代賃

房屋而揚燕玆劉芝招送汪一龍梁五子及勾引未去之伍明之以上三犯雖未同刦運漕實係宋鑣同謀首惡所當與刦財焚房傷人之王福吴茂先劉鳳來吴鑣徐六陳坤陳龍伊應科甘旭汪一龍程麻子陳喜王大所等按律斬首梟示以彰國法李元成湯明李節張云湯君赤已服冥誅應無容議各犯人産均應查籍分别入官遣流吴君祥徐大有歷審被脅情實合依知情不首杖流允宜朱

又稟薛君美張三張文張恩兒等五犯或指引逆
屬窩寓或遞送逆屬同逃按律均應杖配歐上選
身充捕役私刑湯君赤以致攀累無辜投荒難貸
廬江縣防兵除蕭老一名已經病故外劉國鼎劉
禮錢昇許清并城守民夫施宜林均應一杖贓物
應照給没餘審無干相應免議其汪偉元賃居鏕
衆當日有無知情應俟緝獲王德生究訊定奪夏
海若為藍稱子房主今稱子在逃仍應責緝至脫

逃林為樹譚天如孟雅公即孟子章胡三號祥甫
李起龍張德李君祥王善長梁五子藍稱子劉六
孫世明揚州和尚姓單姓蔣姓吳姓王姓李又王
德生宋載公宋載賢宋鳳儀即宋大韃子海彥小
老漢并妻金氏張四即張文之王福之弟二漢均
應移行各屬查解緝拏另結見獲各犯人產及不
應緣坐人口已經查取册結送部查核未獲各犯
内有查明人產者見在責令該司造册看守應俟

正犯獲日并結再照捕役歐上選吊栲無辜之陳

歪嘴廬江縣知縣孫承麟失於覺察兵丁劉國鼎

等分受布疋防廬把總陳鳴鳳約束不嚴天長縣

奉查伊應科人產不將應科親兄陶尚文等拏解

揑稱並無人產巡檢王天申查報不實知縣萬海

珠妄行出結無為州革職知州顔堯揆不詳查林

為樹譚天如果否吊死妄行出結及監斃重犯之

承問巢縣陞任知縣于覺世無為州革職知州顔

堯揆廬江縣解任知縣孫承麟當塗縣知縣高起
龍懷寧縣陞任知縣段鼎臣蕪湖縣知縣馬汝驍
廬州府署府事陞任同知周夢熊通判黄際會安
慶府休致知府姚琅署司事分巡鳳廬道副使范
時秀安慶府知府劉國靖丁憂通判何旅見任通
判段鼎臣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丁思孔等俱應
逐一查叅但各官俱在康熙十五年正月十二日
赦前惟湯君赤一犯病故赦後但查定例監斃一二人

者免議似應一槩免其

題叅惟是此案情關重大人犯衆多不得不詳慎駁查

應以擬流犯屬陶尚文陶尚德於康熙十五年二

月十三日獲解到皖之日扣限相應一併聲明統

聽部臣議覆者也旣據該司招詳前來臣覆核無

異除人產冊結送部查核外相應密

題伏乞

勅下法司議覆施行

文襄奏疏卷八